

□赵瑞峰

1934年，杭州的夏天干旱、酷热异常，于前一年移家杭州的作家郁达夫，“晚上非至午夜过后，晨之二点，方能略睡，桌椅床席，尽如热水壶”，读书、写作也难以进行。

恰在此时，郁达夫收到在青岛市立中学任教的汪静之、卢叔桓邀请他到青岛避暑的信。郁达夫得信大喜，于七月六日携妻将雏，先至上海，再乘船去青岛。

郁达夫在上海因事耽搁了几天，直到七月十二日才登上船，出吴淞口往青岛，到次日午后1时即抵达青岛。在码头上岸后，郁达夫先借住在卢叔桓寓所，后移居广西路38号骆氏楼上，直至离开青岛。

初到青岛，“白的灯台，红的屋瓦，弯曲的海岸，点点的近岛遥山”“比无论哪一个港市，都要清新些，美丽些”，青岛给郁达夫的第一印象很好，而且青岛夏天气候凉爽，颇便写作，这让郁达夫有了在青岛小住的打算。郁达夫从七月十三日到达青岛，至八月十一日离开，几乎一个月。

据郁达夫《避暑地日记》(以下简称《日记》)，购书读书、接访会友、饮食起居、攀谈闲聊、饮酒宴筵等，构成郁达夫寓居青岛一个月的全部生活，从中也可以看出郁达夫的思想情趣。

郁达夫一生不但奋笔著译，而且节衣缩食，大量购书、勤奋读书，在北京、杭州是这样，此次避暑青岛也是如此。他到青岛的第四天，即七月十六日，就在日记中写道：“买《德田秋声小说集》一册”“读伊藤左千夫氏小说《野菊之墓》”，并认为其只有感伤，并无其他佳处。

郁达夫在七月十八日的日记中说，“想买一本植物图鉴来对查青岛的植物，不果。”但次日还是买到了，他据此查阅青岛植物，并在日记中写道：“树以豆科的刺槐树为最多，其次则为松科之松，壳斗科之栎与栗树，与筱悬木科之筱悬木等，此外如银杏杂木，种类极多，不能详记。”

郁达夫连续多日在日记中记录了购买和阅读的书籍，如七月二十一日，“买柳田国男著之《雪国之春》一册，纪行小品杰作也。”次日，“午前在家读《珂雪词》，觉得好词也不过几首而已。”七月二十四日，“因打算五六天之内去崂山，遂读青岛志及崂山地志等三四篇，以期先对之有感性认识。”当天又“读田山花袋之《缘》，为《蒲团》之后集，前数年，曾读过一次，这一回是第二次了，觉得不满之处颇多，不及《蒲团》远甚。”八月九日午后，在“日本民团贩卖部买了廉价书十余种，都系文学书。”

郁达夫在青岛避暑期间，所买、所看多系日本文学，这是因为他早年曾留学日本，后来的小说创作也受到日本文学的影响。但从中也可以看出，那时青岛处在日本实际控制中，有多处由日本人经营的书店，购买日本书籍颇方便。

郁达夫那时是首屈一指的名作家，所到之处，对文学青年构成强大的吸引力。郁达夫到青岛的第三天，即七月十五日，午后就有人来拜访，他在十七日的日记中则写道：“晚上萧君请吃饭，在潍县路的可可斋。”

郁达夫在青岛期间有许多文人往来，他在日记中也记录了拜访他的人。比如，七月十八日，“五时后回寓，有青年诗人李君来访……晚上月明，和自上海来访的林微音氏，在海滨漫步。”七月二十日，“午后有青岛《正报》馆的赵怀宝、张紫诚两氏来访。”七月二十三日，“午后有《北洋画报》记者陈绍文氏来访，同来者为陈之妹及女国术家栾小姐等。”七月二十五日，“访杨金甫不遇，改日或和他一道上崂山去。”七

月二十六日午后，文学家、教育家杨振声来拜访郁达夫，晚上山大学生四人来谈，坐至晚上11点。二十九日，“午后汪静之、卢叔桓来，邓仲纯也来，便同去吃夜饭。”邓仲纯是郁达夫昔年在北京的邻居。八月九日，“午后，友人俱集，吴伯箫君亦来访。”八月十一日，“即将离青岛，忽有学生庄瀛海来信，谓急欲一见，以快信作复，令于午后三四点钟来……晚上来送行者络绎不绝”。

青岛风光旖旎、山多海阔，可游览之处甚多。郁达夫生性好游，自然不会放过这个机会。郁达夫到青岛的最初几天，因忙于搬家置物，无暇出游，直到五天后的七月十七日，居处安定了，这才到旗台山(信号山)顶去看青岛全景。

郁达夫认为青岛市区高低不平，树木青葱，地面多小山，到处可见海，最是青岛特色。郁达夫还去多处游玩，他在七月十八日的日记中写道，于午后“复去青岛市东南北各部延边走了一圈，更上贮水山、青岛山等处登眺到夜，这样青岛全市的形势，已约略洞晓了。”七月末，郁达夫去沙子口看风景，认为“自湛山至沙子口一带风景绝佳”，但遗憾的是“公共汽车必绕李村而去，海岸风景一点也看不到”。

八月一日，郁达夫去了崂山，他在这天的日记中详细记录了游崂山的感受：“晨九时去崂山……经李村、九水等处，十一点到板房，步行上山，凡三里，至柳树台崂山大饭店。”“登崂山大饭店南大楼，向西南望去，除王子洞上之千岩万壑，石山树林外，能遥见胶州之远山，海色迷茫。”“由柳树台东北面下山，经竹窝，观崂山屋，沿溪而至北九水庙。亦有饭店、小学、保安分驻队等设置，山上即麻姑楼……从九水庙起，路渐狭，沿大石壁与清溪，七八里而至靛缸湾之瀑布……山腹亦有小村落，仅茅屋数间耳。附近一带，统名双石屋村。更有河东村、河西村等名，界限不清，东西杂出，足见十余年前，为荒山，居民不多。而柳树台无柳树，竹窝中不见竹，尤觉可笑。观石屋路旁，有大石一，上刻壬子年丰润张人骏与同人莅游题记。靛缸湾瀑布旁，有‘空潭泻春’四大字刻石，为民国二十二年四月，郑元坤所书。对面石上之‘潮音瀑’三字，系民国二十年八月番禺叶公(恭)绰所题。”

崂山胜处，是东海上的白云洞、华岩寺、黄山、青山、明霞洞一带，但需要乘海船才能到达。郁达夫因时间紧迫，又未提前租海船，因此没去成，因此郁达夫在后面的日记中称“……约于下礼拜二去崂山游上述诸胜，但并未成行。”

郁达夫后来没有再来青岛，崂山也只能萦之梦寐了。



郁达夫



颐园方亭(张娜 摄)。
1965年，颐园故址上修建了济南市青少年宫。

□王凯

民国时期，泉城济南有一处名为颐园的私家园林，是北洋高官何宗莲的宅邸。颐园俗称“何家花园”，位于济南老城以西，与大明湖隔河相望。颐园占地数十亩，假山池塘、小桥流水、奇葩异草参差其间，颇有江南园林风韵。1965年，颐园故址上建起了济南市青少年宫。

何宗莲曾随袁世凯在天津“小站练兵”，是北洋集团元老人物，后退出军界，回家乡济南隐居。其间赈济灾民、广结善缘，并与山东各界名流人士多有交往。静谧的颐园，见证了何宗莲后半生的风风雨雨。

何宗莲1861年出生于山东省平阴县一个贫寒农家，平阴县位于济南市西南部，清代是泰安府属县。

清朝末年，山东一带连年兵祸，灾乱并行，百姓无以为生，大都离乡背井，闯关东去东北谋生。何宗莲成年后，恰逢淮军名将吴长庆以广东水师提督身份会办山东军务，驻防登州(今山东省烟台市)一带，督办山东海防事务，何宗莲便投奔吴长庆。

后来何宗莲与袁世凯相识。1885年，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设立天津武备学堂，从淮军各营挑选略通文墨的年轻军官和士兵入堂学习，何宗莲也在其中。天津武备学堂是晚清第一所培养新式陆军军官的学校。

辛亥革命后，何宗莲任陆军第一师(原陆军第一镇)师长兼“察哈尔副都统”，1912年10月，何宗莲以副都统身份代理都统职务。1915年8月，何宗莲调任北京“总统府”侍从武官。袁世凯去世后，何宗莲继续担任侍从武官，不久又被授予将军府“弼威将军”称号。

何宗莲在军中干了几十年，也有了一些积蓄。当时北洋政坛斗争激烈，何宗莲于是借回乡扫墓之机，携带家眷辞职回到老家山东。

自魏晋南北朝以来，隐逸思想大为流行，息影林泉、吟弄风月成为士大夫的理想。何宗莲虽不是文人墨客，但宦海沉浮数十年，衣食丰足，在政治上也不会再

有大的作为，于是萌生了退隐之意。何宗莲老家平阴县离济南市不远，为了生活便利，他将“家家泉水，户户垂杨”的济南作为养老之所。

1918年，何宗莲在济南西护城河畔买了几十亩土地，建了一处园林，北部为住宅，南部辟为花园，名为“颐园”，取颐养天年之意。

颐园建有厅堂两座，即客厅和方亭。客厅为砖石混合结构，正面四楹抱厦，木制花棂隔扇作墙。室内桌椅、几案高雅华丽，书画古玩点缀其间。四周以门窗替代墙壁，门窗用优质木材制作，雕刻细腻，以进口玻璃遮罩。门窗东西方向有四个，南北方向有五个，室内宽敞明亮。何宗莲经常在此与家人朋友一道品茗饮酒、谈天说地，饱览园内美景。

据何宗莲后人回忆，颐园面积很大，占地76亩，其中近半为湿地。何宗莲喜欢莲花，于是因势利导，在园内挖土成溪，小溪绕厅堂而过，园内遍植莲花，每当盛夏来临，姹紫嫣红，煞是好看。颐园内的名贵花草皆是何宗莲的侄子从印度购买的，假山所用太湖石也是从江浙一带运来的。园内绿树成荫，流水潺潺，曲径通幽，一步一景，颇有苏州园林风韵。

何宗莲归隐济南后，兴办实业赈济灾民，在山东影响甚大。他还先后与人合资筹建华兴造纸厂(山东造纸东厂前身)、丰年面粉厂等，并出资协同“济南红十字会”，办理施赈、兴学等慈善事业。1931年8月，何宗莲在济南去世，鉴于他在慈善和赈灾方面的功绩，国民政府明令褒奖，并批准在济南中山公园为其立碑。

何宗莲去世后，颐园数易其主，又疏于修葺，不久便满目荒凉。当年美丽的颐园仅剩少许建筑和残破的假山。新中国成立后，这里被一家工厂占用一半，另一部分则让机关征用。

1965年，颐园故址上修建了济南市青少年宫，假山、六面厅和方亭被完整保存至今。今天的济南市青少年宫已建成全新、设施齐全、多功能的少年儿童活动基地，当年的颐园如今成为培养济南“小名士”的摇篮。

投稿邮箱：

qlwbrwql@163.com